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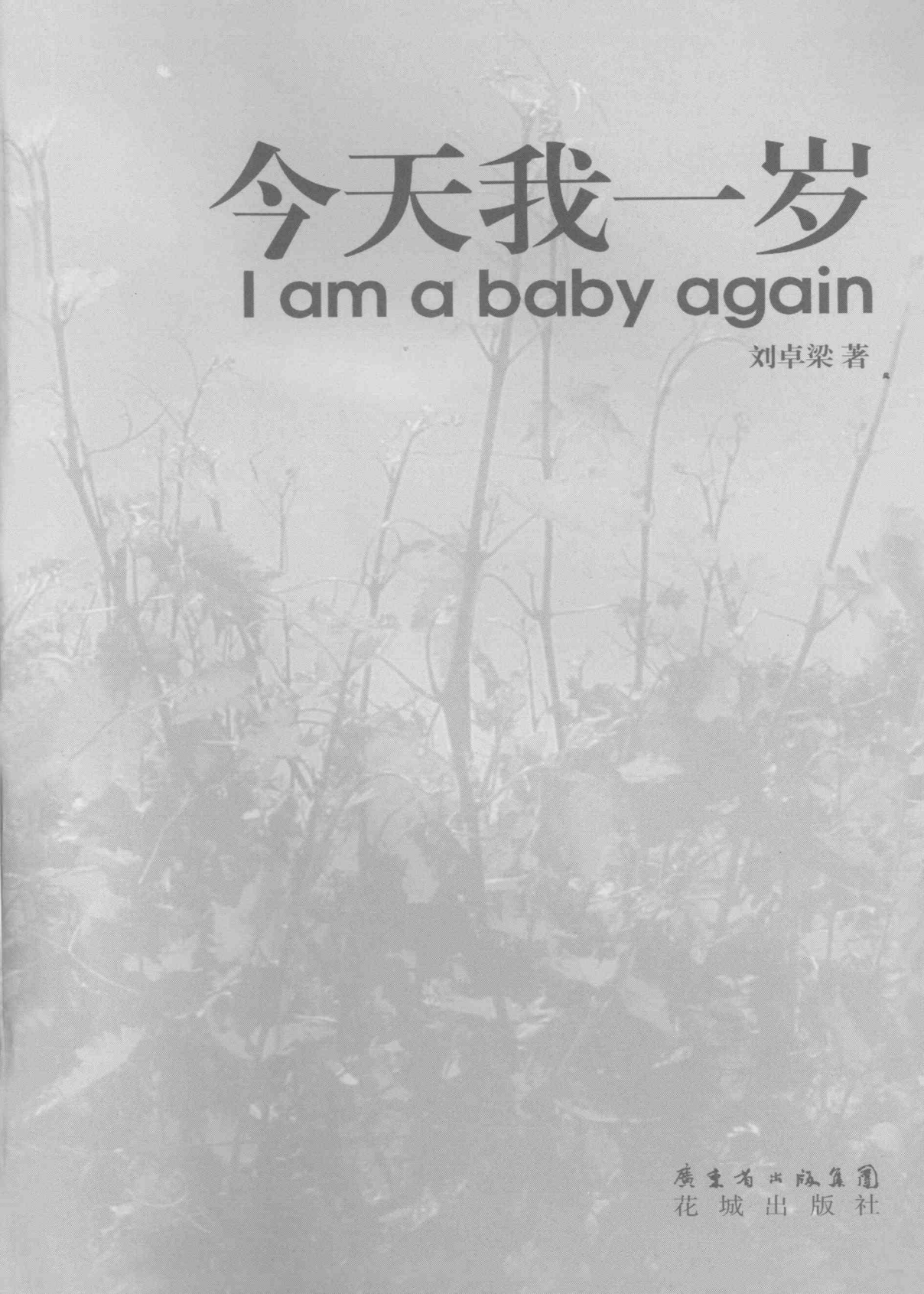
“退休族”神采飞扬的故事
“老顽童”快乐自信的宣言

今天我一岁

I am a baby again

刘卓梁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今天我一岁

I am a baby again

刘卓梁 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天我一岁 / 刘卓梁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360-5655-8

I: 今…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8272 号

责任编辑: 张 懿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刘 泓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 1 插页
字 数 24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两代四喜	001
第二章 有朋远方来	020
第三章 老当益壮	041
第四章 行乐须及春	058
第五章 为老不尊	079
第六章 天涯若比邻	097
第七章 珠江情结	121
第八章 误入天仙局	142
第九章 父子情深	163
第十章 做鬼也风流	182
第十一章 和谐社区	204
第十二章 甘为孺子牛	227
第十三章 剩余价值	250
第十四章 几度夕阳红	276
第十五章 革命本钱	300
第十六章 重温少年时	325
第十七章 两院院士	346
第十八章 都付笑谈中	373

第一章 两代四喜

“哗，大头狗的婚礼好气派！”郑力一走进大酒店的大门，马上感受到排场的盛大、隆重和豪华，不由自主地赞叹起来。

“喂，今天人家的大喜日子，在这种正式场合，你别叫人家狗呀狗的。”妻子曾华英用手肘碰了碰丈夫的腰，提醒他。

“都叫了一辈子了，”他只顾东看看西望望，随意地答：“大喜日子又怎么样，有什么关系。”

“你这人真是不知所谓，”她见丈夫不以为然，继续告诫说：“你没关系，可人家有关系啊，他的新娘子、新媳妇，还有他们的亲友，都是有头有面的人，哪会喜欢这么叫的。”

一位身穿红旗袍，手戴白手套的礼仪小姐彬彬有礼地迎上来，确认了他们是参加葛先生婚礼的来宾，就引领他们步上手扶电梯。

出了电梯，眼前又是一亮。只见参加庆典的宾客人人气度不凡、衣着华贵、言行高雅。礼仪小姐们身材高挑、年轻美貌、热情大方、笑脸如花，个个都够格参加选美大赛。她们在客人中间穿梭接待。就像一群彩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当你置身其中，要么被这气势震慑，自惭形秽，拘束不安；要么被这豪华感染，自觉高贵，摆款作态。不管怎样，都会不自觉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所节制，把平时的陋习收敛起来。

婚礼的主角笑容灿烂，站在由心形气球组成的拱门前恭敬迎客。站在拱门右边的是葛伟和他的新娘李慧敏。葛伟身材魁梧、

001

第一章
两代四喜



头发乌亮、脸盘正方、五官分明、肤色润泽、皱纹稀少，根本看不出已经年逾花甲。他身穿黑色燕尾礼服，红色蝴蝶结，黑皮鞋，胸前别一枝红玫瑰，高雅潇洒，一派古典的英国绅士风度。拱门左边是他的儿子葛小波，高大威猛，英气焕发，长相和他父亲如出一模。他身穿白西装、绿领结、白皮鞋、胸前别一枝绿玫瑰，好一个风流倜傥的时尚青年。两位新娘一式的白婚纱、白手套、白高跟鞋、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左手抱着一束鲜花。大新娘成熟优雅气质高贵，手执的是红玫瑰；小新娘青春纯洁活泼浪漫，手执的是绿玫瑰。她们一样的美丽动人，令男士们为之倾倒。

“伟哥，恭喜恭喜！”郑力走到葛伟跟前，递给他一个红包。葛伟接过红包连声道谢，却见身旁的新娘抿嘴而笑。曾华英瞪了郑力一眼，说：“刚才已经告诉你别乱说话。”

“我哪有乱说话。他叫葛伟，叫他伟哥错在哪里？”郑力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申辩：“难道要像八股先生一样抱拳弯腰，口念：恭贺葛伟先生新婚之喜，恭贺葛伟高级工程师新翁之喜，弟郑力鞠躬，这么文绉绉酸溜溜的吗？”

的确，姓葛名伟叫他伟哥说不出有什么错，如果不是近年出了种叫伟哥的壮阳药，就更加不会认为有任何不妥。曾华英只有笑着嗔道：“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她又转向葛伟歉意地说：“阿伟，你可别见怪。”

“英姐，”葛伟笑着解围：“如果他不这么说就不叫做赘狗了。”

“你看，”郑力闻言连忙对妻子说：“都是你叫我别说狗呀狗的，不然我就不会叫他伟哥了。人家新郎哥不也叫我赘狗吗？”

这下子把大家都逗笑了。葛小波也走过来凑热闹道：“谢谢郑叔叔曾阿姨光临，今晚多喝两杯。”曾华英握住他的手道贺：“恭喜波仔你当新郎哥了。”她用手比划着说：“看着你从这么点

点，一下子就大个仔了。”

“你看波仔眨眼之间长大了，他也眨眼之间看着你老了。”郑力笑着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向口袋掏了一下，空手而出，又用征询的眼神看看妻子，样子略显尴尬。

“郑叔叔，不用了。”葛小波连忙说：“我们父子合伙请你们吃一顿饭，你们也给我们父子送一份礼就扯平了。”

“波仔真够醒目。”郑力竖起拇指称赞。

葛伟亲自把郑力夫妇带到接待处，把手中的红包交给专门负责收贺礼的紫衣女郎。该女郎笑容可掬，请他们在嘉宾册上签名留念，同时在名册上查出他们的席位，在收到的红包封面写上送礼人的名字，然后从抽屉取出一个红包给他作回礼，还把两张抽奖券的副券撕下放进抽奖箱，正券交给他们，再请礼仪小姐带他们进宴会厅就坐。一切都是那么热情、周到而又规范。

宴会厅金碧辉煌。三四十席整齐地排列开来，舞台前面主人席是张够坐二十人的特大圆桌，桌面铺上大红金边的桌布，中间摆着一大丛色彩缤纷的艺术插花，与其他粉红色的宾客席形成鲜明的对比。席面上的餐具精美，摆放讲究，构成美丽的图案，在灯光照射下闪烁着七彩的光芒。大厅两边都架着大型摄像机。舞台一侧几名妙龄女子正在陶醉地表演弦乐四重奏。舞台背景整面墙壁是一幅巨型喷画，画面正中的上方分两行写着“李葛王联婚庆典”，上排李葛王三字，中间的葛字比两旁的李王两字大。画的两侧是副对联：

父喜子喜父子双喜

夫爱妻爱夫妻相爱

对联往里分别是葛氏父子与新娘的巨型婚纱照，中间空白处用作投映屏幕，不停地放映着新郎新娘迎接宾客、客人在接待处



签到，以及宴会厅现场的录像。大厅中间的红地毯，五彩缤纷的气球和鲜花，以及热烈欢快的音乐，更把喜庆吉祥的气氛烘托得淋漓尽致。

“无声狗，你来得好早。”被郑力叫做无声狗的人叫王庆礼，和郑力、葛伟是中学同学。他西装笔挺，长着一副狭长的马脸，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细长，眼角向外发出放射状细密的皱纹，但眼睛本身却没多少光彩；光鲜的服饰反衬出他脸色灰黄晦涩，看不出半点笑意，好像人人都欠了他什么似的。“平时这条路很堵车，我特地提早出发，不想今天又很顺利。”他边说边用手势邀郑力坐下，阴沉的脸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容转眼又消失了。曾华英在王庆礼妻子麦妙玲旁边坐下，两人立刻喋喋不休地拉起家常，她当然不会放过向当儿科护士长的麦妙玲请教儿童保健知识，学上几招，把宝贝孙子养得更乖更壮。

郑力最不乐意听王庆礼对单位对社会对当局没完没了的不满和指责，他不去附和王庆礼的牢骚话，却饶有兴趣地看看席位卡的名单，研究菜单上的菜色，摆弄自己前面的小纸盒，把里面的巧克力糖拿出来把玩，活像一名患多动症的儿童。宴会厅的豪华排场对他没有产生多少约束力，他站起来四处张望，因见入席的宾客还不太多，干脆绕场蹀躞起来。侍应上前问他有什么需要，他摇摇头；问他要找谁，他又摇摇头；向他指示洗手间的方向，他还是摇摇头；最后只好任由他游荡。他从酒水台拿起酒瓶看是什么牌子哪里生产的酒；问摄影师那套专业摄像机是什么牌子性能如何价格贵不贵；站在乐队旁边观看乐师演奏；去操作台看人放投映。好在他也知趣，不会影响别人工作，不惹人反感，也许是人家见他是位长者，一脸开心幽默的微笑，也就没有驱赶他。

“蠢狗，肥狗来不来？”郑力回到席位时，一名浓眉大眼，长着络腮胡子的男子问他。

“啊，野狗，你又发福了。”郑力没有立刻回答他：“听说你

们都退休了，狗哥狗嫂升级狗爷爷狗奶奶，专攻‘孙子兵法’，天天抱着孙子摇摇晃晃尽享天伦之乐，好开心哩。”

“我返聘每天上半日班，”野狗也是郑力的同学，叫杨远帆，他咧着嘴笑嘻嘻地指着妻子周美玉说：“她就全职给儿子当保姆了。”

“大头狗说肥狗正好在洛杉矶参加一个工业展览实在回来不了，但寄了一份礼金贺他。”郑力说。

“阿伟今次连回礼都别具一格，”麦妙玲说：“不管是谁，也不管别人送多少，一律回五十元。”

“你怎么知道？”曾华英问。

“我在接待处看了很久，给谁回礼的红包都一样，送了大礼的人可就吃亏了。”

“我倒赞成大头狗的做法，够大气。”郑力故意激麦妙玲：“你认为自己有钱又要面子，送一万人家也受得起，所谓多多益善少少无拘嘛！我最看不惯有些人又要竖牌坊又要做婊子，充胖子送出去又盘算着要人家退还。”

听郑力这么一说，麦妙玲的脸微微泛红。曾华英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骂道：“你给我闭嘴行不行！”她又安慰麦妙玲：“你不是看见他们在每份贺礼的红包上都写上送礼人的名字吗？我想回去后肯定会清点记账，如果贺礼大了会个别另外回礼的。”

郑力心想，无声狗夫妇喜欢撑面子。可能送出的比公价人情多了些，以为主人家一向豪爽，只会象征性地收一点就把其余的返回给他们，哪知道这次是统一回礼，他们大概肉痛了。郑力暗暗好笑，更加逗着麦妙玲玩，说：“阿庆嫂，你看人家父子忙着招呼客人，客人这么多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难道你要他一封封红包拿到厕所拆开看多少，再逐个回吗？太小气了吧。”他对着麦妙玲笑笑，又说：“不过我去珠三角地区喝过几次喜酒，那些土老财才真够豪气又好客，诚心诚意请你喝酒图个高兴，你送



他们红包，他们或者撕一点红包的角，或者往口袋放一放就原封奉还，不但分毫不收，甚至也不看对方送多少，免得尴尬，可说是大方得体。”说完又瞟了她一眼。

“戆狗说得对，”满头白发、颧骨高耸的老狗胡卓文赞同道：“我回老家顺德喝侄孙的满月酒，他们也是分文不收的。”

“大头狗两父子一起讨老婆，真是天下奇闻，”王庆礼幽幽地说：“《今古奇观》应该增加一段故事了。”

“他们还搞得这么张扬，”麦妙玲说：“也不怕别人笑话。”

“他的为人哪里怕人笑话的？”王庆礼夫妇一唱一和。

“也叫他们想绝了，”胡卓文的妻子丁碧兰说：“两父子一起摆酒可以省很多。”

“嗨，免了。”麦妙玲撇撇嘴说：“你还想多吃一次高价饭吗？”

“不过有时借喜庆事多出来聚聚也开心。”杨远帆说。

“你们收入高不在乎，当然喜欢热闹啰。”麦妙玲酸溜溜地说。

“我倒比较欣赏香港请客送礼的模式。”杨远帆的妻子周美玉说：“我们师范的同学嫁女，请我去香港喝喜酒，她给我的请帖里就附了一个二十港元的小红包，算是先行回礼，贺礼送多送少由你自己决定，多多少少都是一份心意，人家不计较，只是图个吉利，你也用不着猜测对方会返回多少。”

“我们广东人摆喜酒赔本的多，”杨远帆说：“外省就不一样了。那次我出差江北，碰巧一位朋友的儿子结婚，入乡随俗，礼金最低消费二百，但菜式却很一般，主人家肯定赚一笔，其实当地人也抱怨，一个月才几百元工资，要是收到几张请柬，那个月就不用开饭了。”

“大头狗这次可是要出大血了。”郑力说：“你们看看菜单，乳猪全体、蟹肉鱼翅羹、红烧鲍脯、扒辽参、清蒸东星斑、燕窝

拈，五星级酒店这样的菜式，每席菜金最少也得三千八，另加酒水和服务费。会场布置、乐队、礼仪服务等等还未算呢。他哪能平均每人收到五百元礼金？”他又瞟了王庆礼夫妇一眼，继续说：“阿庆嫂，我们不但没有亏，反而吃超标了。”

“大头狗又不是第一次，有钱也用不着这么排场，何况还要别人陪着他花。”王庆礼沉着脸，不屑地说，心中依然不顺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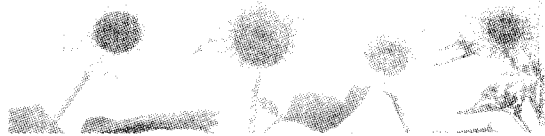
“他不是第一次，可是他的儿子是第一次。”杨远帆乐呵呵地说：“你看那么多高官巨贾非富则贵的人开着奔驰宝马来，没有这样的规格能把这些老爷们请出来亮相么？这对他儿子来说是公关手段，是显示实力和树立品牌，以后才能揽大生意啊！”

“阿庆嫂，”郑力依旧笑嘻嘻地说：“不管是人家看得起也好，叫我们来陪衬也好，要不是人家关照，我们难得有机会见这大场面，吃鲍参翅燕啊。人一世物一世，钱再多也带不走的，还不如开开洋荤见见世面的好。”他这么一说，把王庆礼夫妇说得啼笑皆非，终于还是笑了。

“他小子运气好！”王庆礼说：“凭着清华建筑系毕业的金字招牌，在建筑行业里混了几十年，当了什么建筑行业协会理事。开发商的设计图纸要拿给他审核，签个字才能动工，只怕收钱他也收到手软哩。”他边说边用手做数钞票的动作，“现在又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很多项目的装修工程和园林设计的生意介绍给儿子的公司做。”

“嘿，各有前因莫羡人。”郑力替葛伟辩护：“人家既会做事又会做人，应该发达的。”

“大头狗现在好风光，”麦妙玲的心理始终不太平衡：“我还记得他和他死鬼老婆结婚时那副寒酸相。他骑辆破单车去接新娘，新房是在古老大屋里搭的阁仔，恐怕他俩夜间动一动，下面的人就会被吵醒，”她诡秘地笑笑，继续说：“当时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搞到一对红色塑料桶送给他们，雪莹好像得到宝贝一样高



兴。六桌的喜酒是在自家的天井摆的，还要分先后开席，天气很热，连我娘家的一台旧风扇也借去用。”她越说越起劲，却被丈夫打断：“以后少提他前妻的事，别人不喜欢的。”

“唉，那个年代谁不寒酸？”丁碧兰说：“我和阿文都是知青，在乡下结的婚，哪有钱摆酒？向别人讨了几张糖果票，生产队里要了几斤花生，就算是请吃喜糖了。”

“后来你们回广州在家请我们吃了顿饭，我就送了一块布给你们，你就忘记了？”曾华英笑着说，她不愧是个老财务，心中总有一盘账。

郑力不想听女人们翻那些陈年旧账，就调侃说：“俗语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大头狗平日吊儿郎当的随随便便时也不见得是个人物，今天穿上这副行头却十足像个体面的绅士，他儿子更比电影中的帅哥还英俊。”他转过去装着悄悄话的样子：“阿英，我们俩什么时候也去影楼拍套婚纱照，把美好的时光追回来如何？”

“呸！”曾华英啐了他一口：“你去洗手间照照镜子吧，头光额窄，脸上的皱纹好像大寨的梯田，眼镜片比锅底还厚，给你件龙袍穿上像个太子吗？”

听着曾华英对老公百无禁忌的奚落，全桌人都笑弯了腰，周美玉刚好喝着可乐，差点儿喷了出来，连忙拿纸巾把嘴掩住。郑力却不气不恼，嬉皮笑脸，自我解嘲地说：“头尖额窄又怎么样？皱纹是睿智的象征。范进的丈人胡屠户不是骂他尖嘴猴腮吗，他不照样中了举，后来还当上大官吗？”

“算了算了！”曾华英不轻易放过丈夫：“别做春天梦了，人都退了休，还想当官，下辈子吧。”

“你别这么诋毁老公。”杨远帆笑着说：“他好歹也是个教授，退了休还当公司顾问嘛。”

“顾问顾问，顾是顾了，就不知顾了谁，你问他有没有顾问费拿回家？”

“那就有问题了。”杨远帆故意撩逗她：“你可得管紧点，别让他把钱拿去媾女包养二奶。”

“他？”曾华英努努嘴，指指郑力不屑地说：“他那副尊容，拿来拌饭给猫也不吃哩，还想去媾女？”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杨远帆说：“戇狗你那么好口才，嫂夫人也那么好口才，两人在家可以开一台相声，够热闹的。”

“在家里就没什么好说的，”郑力扮了个鬼脸说：“几十年前谈恋爱时把话都说完了……”

灯光忽然变暗，音乐也停止了，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舞台上，屏幕光亮地放映出两对新人的影像，他们伫立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迈步走进人生新的历程，神情幸福而又带些紧张。台上的男司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用清朗响亮的声音宣布：

“女士们、先生们，在我们大酒店的丽晶宫马上就要举行一次非常特别的婚礼。”

“你能告诉我们的嘉宾，这次婚礼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女司仪窈窕靓丽、婀娜多姿，用圆润甜美的声音问。

“我们市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葛伟先生和李慧敏小姐，暨他的公子葛小波先生和王泳诗小姐的结婚典礼现在开始。”男司仪说。

“父子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一起举行婚礼，也许在婚礼史上算得上是个创举，相信各位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特别的婚礼。我们酒店为承办这次庆典而感到荣幸，我们在此衷心祝愿新郎新娘美满幸福，也衷心祝愿各位嘉宾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难忘的晚上。”女司仪说。

“现在，请新郎新娘们出场！”男司仪话音刚落，大厅立刻响起雄浑而激动人心的《婚礼进行曲》，两对新人，老子一对在前、儿子一对在后，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庄严肃穆，在聚光灯的照射下，踏着红地毯徐徐向舞台前进，每位新娘的后面都有一



对花童为她提着长裙的裙尾，他们走上舞台向宾客亮相时，灯光重新明亮，全场爆发出热烈的鼓掌声、欢呼声和赞美声。

“首先，”女司仪说：“请新郎向新娘表示爱意，给出深情的亲吻，大家掌声鼓励！”

新人拥吻之后，又在司仪的指令下完成喝交杯酒，切蛋糕等程序。接着，男司仪问：

“葛伟先生，你从事建筑设计几十年，本市很多著名的大厦包括我们酒店都是你设计的，其中不少荣获各种奖项，我想知道你自己认为最佳的作品是哪一件？”

“是他！”葛伟指着儿子郑重地说：“儿子是我唯一的杰作。”

全场拍手大笑。女司仪说：“请你作些具体说明。”

“因为我把我的基因灌注进去，使我的性格与精神能够延续下去。”

“葛小波先生，”男司仪问：“你赞成你父亲的说法吗？”

“赞成。”

“那么你是怎样继承和发扬父亲的精神呢？”

“我把李慧敏小姐，现在正式成为我的新妈妈，引入我爸爸的生活中，鼓励他勇敢地去爱，启动他已经冷却的内在的激情，并安排他们和我俩一起举办婚礼。”

又是一阵掌声。男司仪问葛伟：“一个这么孝顺而又开明的儿子，的确是你的杰作，更是你的福气。今天你既当新郎又当新翁，有什么感想？”

“可以说又开心又失落又自豪又羡慕、百感交集！”葛伟说：“从现在起，我正式完成了作为父亲的使命，把照料儿子的责任移交给他的妻子；他有一个自己的安乐窝，就离开我的窝，我会因此失去父子情深相依为命的感受；在我为他的成长感到自豪的时候，我又羡慕他年轻健康和前程无限。我衷心祝愿儿子和儿媳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白头到老。”他顿了顿，控制自己的感情，

又说：“中国以六十年一个甲子作为年代计算单位，周而复始；外国也有生活从六十开始的说法。经过一次甲子循环，今天正好是我第二个循环的一岁生日，在花甲之年我能够重享完整的家庭生活，内心之兴奋和幸福相信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在此，我祝愿每位来宾健康幸福的同时，更祝愿在座的花甲人士都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享受明媚的秋光，谢谢大家光临！”

“葛小波先生，”男司仪说：“你父亲说出了心中真实的感受，令人十分感动。你也说说心中的感受好吗？”

“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开心、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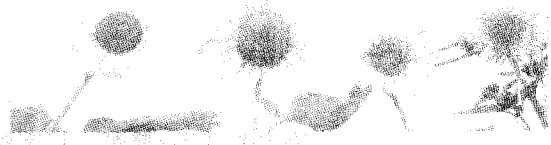
“刚才你说父亲的婚事是由你撮合的，那你也向今天来祝贺你的来宾谈谈你从认识王泳诗小姐到结为夫妻的浪漫史好吗？”

“我现在要卖个关子，”葛小波幽默地笑了笑，说：“我相信现在大家最期待的是品尝贵酒店驰名天下的化皮乳猪。”

“小新郎真是善解人意，怪不得是个孝顺儿子，将来一定是位温柔体贴的好丈夫和慈爱的好父亲。”女司仪笑着说：“好，感谢两对新人的盛情，宴会开始。”

弦乐四重奏送出轻快欢乐的旋律。屏幕放映着两对新人充满生活乐趣和浪漫情调的照片和录像。两位天使般打扮的女郎提着宫灯在前引领，几十名侍应排着双行队列，沿着红地毯鱼贯而入，他们右手齐肩擎着一个大大的银托盘，盘上蹲着只金红色的烤乳猪。猪的眼窝嵌上闪闪发光的小灯泡，好像要跳到每一桌的席面上。

宾客们总算松了口气，仪式再长一点，恐怕肚子要造反了。席上美酒佳肴，大饱口福；舞台歌舞小品杂技魔术，眼花缭乱。大家觥筹交错、兴高采烈、欢声笑语、赞叹酒菜之精美，品评声色技艺之优劣。歌声、乐声、嬉笑吵闹声、杯盘叮当声、劝酒斗酒声、和成一声——喜庆声。灯光、鲜花、彩带、气球、时装、融为一色——欢乐色。烟味、酒味、菜肴味、香水味、混然一



味——宴会味。身历其境，可谓宠辱皆忘，其喜洋洋者矣！

在专业演员表演之间，司仪穿插着邀请新人和嘉宾上台。葛伟唱了一首《耶利亚女郎》，他唱得十分投入，最后拉着新婚妻子的手，深情地对她唱道：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已经找到你。他嘹亮的歌声和真切的情感，赢得阵阵的掌声。一位女演员高歌《希望的田野》，葛伟父子都伴着自己的新娘翩翩起舞，在快三步轻快热烈的节奏中，他们旋出爱的弧圈，希望的弧圈和幸福的弧圈，把人们的目光都吸引到这美丽的漩涡里。

就喝酒而言，郑力属于酒量差酒瘾大那一档。他喜爱酒的香醇，喜爱老朋友一喝酒那种无拘无束尽情忘怀的气氛，喜欢将醉未醉那种境界。幸好，他两三杯下肚就面红耳赤活像一个烤猪头，别人不敢再劝，他也就停留在情绪高涨的阶段，不至于借酒发疯或烂醉如泥的地步。因此，朋友们也乐于邀他喝酒，营造搞笑场面，增加酒席的乐趣。曾华英对老公喝酒管制颇严，生怕对他身体不利，也怕他丢脸出丑。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他既受不了轩尼诗 XO 的诱惑，也经不起狗党们的相劝相激，不顾老婆的制止，硬干下几杯，恰恰达到兴致勃勃的最佳状态。他向舞台上身材健硕的葛伟和苗条轻盈的李慧敏凝视片刻，突然灵感迸发，兴奋地说：“我唱首歌儿给你们听。”于是手指敲着桌面。脚也踏着节拍，口中哼着《婚礼进行曲》的调子：

5̣ 1̣ 1̣ 1̣ - 5̣ 2̣ 7̣ 1̣ - 5̣ 1̣ 3̣ 5̣ 3̣ 1̣ 7̣ 1̣ 2̣ ……

肥带个瘦，肥跟住瘦，肥似只猪仔瘦系马骝。

成个老陈^①，从此被困，傻仔才会话再去结婚。

他这么几句歌儿把一桌人笑得弯腰按腹，连平时反应淡漠的

① 广东话“老陈”指傻仔笨蛋。

老狗胡卓文也笑得手中筷子脱落在地上。周围几桌的客人纷纷转头关注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这个戆狗又发疯了！”曾华英忍住笑，一双筷子狠狠地打在丈夫的手背上，骂道：“叫你别喝你偏要喝，新婚庆典上说人家是猪是猴是傻子，当心别人恨你一辈子。”

就在这时，新郎新娘敬酒来了。葛伟举杯凑趣地问：“你们有什么高兴事笑得这样开心？”全桌人又笑起来，郑力从葛伟手中拿过酒杯用鼻子闻了闻，抗议道：“喂，你敢用茶水作假欺负老同学？罚！”他从瓶子里满满倒了一杯给葛伟，自己也端起杯与对方碰杯，曾华英一手夺过郑力的杯子，李慧敏也接过葛伟的杯，恳切地说：“他不能再喝了，我代他敬老同学一杯。”说罢，和大家碰杯，一饮而尽。他们准备走向下一席，却被郑力硬生生扯住。

“嫂子真是巾帼英雄，既海量又挺身护夫。失敬失敬！”郑力抱拳，眯着醉眼对李慧敏说：“前几天我问伟哥，快当新郎哥了，有何感觉？他兴奋地告诉我，就像死火山复活马上要喷发的感觉，不知嫂子的感觉如何？”

李慧敏揣摩了一下对方的意图，对答：“就像久旱的田地渴望甘霖。”

大家都听出郑力不怀好意，但表面上又不粗俗，对新娘真是考验，正看她如何接招如何还架，甚至等着看笑话时，听她这么一答，无不竖起拇指称赞。李慧敏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谁知郑力纠缠不休。

“嫂子真才女也，佩服佩服。”郑力说：“不愧为久战沙场的老将。当记者的少不了天天与人家斗嘴皮，你烦不烦？”

“不是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吗？笛卡儿说过我思故我在，我们干这行的则是我斗故我在，不斗嘴皮怎么体现职业的价值和自身的价值？”

